

游踪

民俗巡礼

# 阿尼么：心灵的归巢

# 白族大本曲



□ 罗帮义 / 文 杨佳燕 / 图

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在繁华与喧嚣之间游走，心灵总是渴望着一片宁静的港湾，一个能让灵魂栖息的地方。而阿尼么，这个曾经被视为鸟都不落的偏僻角落，如今却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那片梦寐以求的净土，一个能让人记得住乡愁的诗意家园。

阿尼么，这个名字仿佛带着一种神秘的魔力，轻轻地，轻轻地，便能勾起无尽的遐想。当我的双脚踏上这片土地，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尘世的

的纷扰与喧嚣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青山，犹如大地母亲温柔的怀抱，将这个小小的村落紧紧地拥在怀中。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绿色画卷，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路旁是一片片核桃林，每到秋天，挂满枝头的核桃果在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醉人的核桃香。那是阿尼么人一代又一代辛勤劳作的结晶，是大地给予人类最丰厚的馈赠。潺潺流淌的漾濞河，清澈见底的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鱼儿在水

中欢快地游弋，时而跃出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俯身掬一捧河水，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仿佛能洗去心灵的疲惫与尘埃。

走进村落，古朴的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青瓦白墙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宁静而祥和。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那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见证了整个村落的兴衰与变迁。门前的千年核桃树依然枝繁叶茂，像是一位忠实的守护者，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树荫下，老人们悠闲地坐着，拉着家常的同时，讲述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孩子们在巷子里嬉笑玩耍，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回荡在整个村落，让人感受到那份纯真与无邪。

在阿尼么，游客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凭什么来？”或许，是为了追寻那份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是为了呼吸那清新纯净的空气，是为了欣赏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有的只是那份最原始、最质朴的美。每一寸土地，每一片云彩，每一棵草木，都散发着大自然的魔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而当游客们踏入这片土地，又会思考“凭什么留下来？”是那热情好客的村民，他们用真诚的笑容和温暖的话语，让每一位来客都感受到家的温馨。是那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的手工艺、古老的歌谣、精彩的舞蹈，无不展现着这个村落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那美味可口的各种荤素搭配的农家菜肴，每一口都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让人回味无穷。

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布满夜空，阿尼么又展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篝火燃起，人们围在一起，欢快地跳着舞，唱着歌。火焰的光芒映照着人们的脸庞，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此时此刻，游客们或许会思考“凭什么掏钱？”或许，是为了购买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将这份独特的记忆带回家；或许，是为了参加那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或许，是为了支持这个村落的发展，让这份美丽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而当离别之时，游客们心中又会涌起一个问题：“凭什么再来？”是那份深深的眷恋，是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是那份对宁静与美好的向往。阿尼么，就像一个心灵的驿站，让人们在疲惫的时候能够找到依靠，在迷茫的时候能够找到方向。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游客的心中，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李永康，这个土生土长的阿尼么人，在外拼搏了几十年，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家乡的建设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让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他的故事，成为了阿尼么的传奇，激励着村里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

阿尼么，是一首悠扬的山野诗，是一幅绚丽的山水画，是一曲动人的乐章。它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让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在心灵的深处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在这里，时光仿佛变得很慢很慢，让人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真谛。

愿阿尼么的美丽永远绽放，愿这份乡愁永远延续，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心灵的归宿，找到那份失落已久的宁静与美好。

白族大本曲这种流传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不仅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更是白族民俗文化的生动载体。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扎根于白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每逢春节、火把节、本主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或是家中的红白喜事，大本曲的演唱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大理这些重要的民俗活动中，大本曲艺人以其精彩的表演，将白族的历史、传说、道德观念和生活智慧融入曲中，通过唱词和道白的形式，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这种艺术形式的流传，不仅丰富了白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在白族的婚礼上，大本曲是祝福新人的重要环节。艺人们会演唱传统的曲目，如《梁祝配》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词，为新人送上祝福，同时也传递着尊老爱幼、和睦家庭的传统美德。

大理白族大本曲的艺术特色与其民俗生活的紧密结合，是其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大本曲的唱词遵循白族诗歌“三七一五”的格律，这种独特的韵律结构，使得唱词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和传唱。在白族的传统节日里，如“绕三灵”，大本曲的演唱是节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节日的标志之一。艺人们在演唱时，手持三弦伴奏，以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手势配合表演，使得大本曲的演出生动而富有感染力。这种表演方式，使得大本曲成为了白族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给以一种艺术享受，更是白族人民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在大理一带白族的祭祀活动中，大本曲同样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艺人们会演唱如《火烧松明楼》等传统曲目，通过这些故事，传达对祖先的怀念和对自然的敬畏。在演唱时，艺人们会围坐在火

塘边，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故事娓娓道来，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感受着故事的悲欢离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理白族大本曲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现代的大本曲艺人李淑娟，不仅在传统曲目的演绎上有所建树，更是将大本曲艺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曲目。这种创新，使得大本曲艺术更加贴近现代白族人民的生活，也使得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疫情期间，一首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的《白曲声里“战”疫歌》深深唱进了当地群众心里。

在现实民俗活动中，大理白族大本曲的演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场合和形式，而是更多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汽车站、广场、公园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还是在家中的闲暇时光，大本曲的旋律都成为了白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艺人们会根据场合和听众的不同，调整演唱的内容和方式，使得大本曲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这种艺术形式的普及，使得大本曲成为了白族民俗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大本曲不仅是白族的文化遗产，它还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大理，大本曲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白族，还受到了汉族、彝族等各族群众的青睐与喜爱。这种跨民族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大理各民族自古以来亲如一家的文化交融和团结。在大本曲的演唱中，不同民族的故事和传说被重新创作和演绎，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经过再创作之后，便成为白族大本曲的传统曲目《梁祝配》。这种跨文化的创作和演绎，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也反映了大理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生动实践。大理白族大本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继续在新时代的民俗生活中绽放光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他65岁，经过多方思索，他毅然决定将家乡的那片500多亩的荒山承包下来，在人们不可理解的议论声中在荒山上种植松树、果树。

不管人们怎么说，老爷爷还是执拗地约上自己的老伴，带上锄头、粪箕、砍刀等劳动工具，到那片荒山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块，搭建了一个窝棚。紧接着，就开始封山育林、种植果树。年复一年，老爷爷从来不闲着，而且越老越“奔波”。后来老爷爷把窝棚改造成土坯房，尽管现在他们家已住上大房子，但平时他们还是喜欢在生产用的土坯房里休闲和做饭。

23年来，500多亩荒山全都绿了起来，其中300多亩云南松郁郁葱葱，100多亩优质水果，其余地块成了草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明显。

就因为这位老爷爷的坚持，让巴洒拉村因他逐步实现生态振兴，他成为生态文明的护航者；是这位老爷爷的奉献，让巴洒拉村人在连续大旱之年依然有水喝，他成为水源点的守护者；是这位老爷爷的付出，把山上的野生动物引了回来，他成为野生动物的陪护者。

他是哀牢山淳朴善良的一位老人，能够用夕阳余热发挥光芒的老人。他，一生胸怀坦荡，淡泊名利，总是想着后人留下点什么，帮村里做点什么，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不贪图别的，只为那一片绿。

快九十岁的老爷爷，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而如今，老爷爷和老奶奶仍然在巴洒拉幸福地生活着。

生活笔记

# 父亲的三次建房

# 鲇背老人的护绿初心

□ 振民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我老家的院子，因为依坡建房，石头堆砌的廊子很高。正房的位置是一间土掌房和两间茅草房，是我家的。厢房和耳房位置是两间土掌房，是我祖父的大哥大祖父和大祖母的。

大祖父家有五个叔伯姑姑，都工作、入赘或出嫁了，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后来，大祖父落实了退休待遇，就和大祖母在省城工作的伯父接了去，家里就只剩下发发可危的土掌房。

父亲十二三岁就扶犁踩耙，开始担起家里的重担。我家和大祖父家的土掌房，都是父亲的作品，这是父亲第一次建房。父亲背回石头，支砌起石脚，然后不分白天黑夜地春筑土墙，再从山里扛回好树桩的柃树，四棵柃沿土墙撑起屋顶。屋顶先铺满劈柴再用和好的泥覆盖。只要天一阴，大祖父都会搭个楼梯爬上屋顶，用扫帚扫

屋顶，防止漏雨。

父亲第二次建房，是把两间土掌房变成茅草房。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横梁上加架一个“矮人”，“矮人”撑住两根“人”字梁，再铺上茅草，铺茅草像是缝衣服，要用篾条一点点固定在椽子上。老家生长茅草，但很少，父亲如燕子衔泥，付出了许多辛苦才攒够。改建茅草房的时候，房子长高了许多，父亲就在靠边的走廊上搭了个房间，东面是屋檐，西南两面是邻居家的墙，北面用木板做了扇门，屋顶用的是从瓦场讨来的被烧坏的瓦。新房刚建好几天，碰上一场雨，雨水顺着瓦沟倒流，整个屋子跟没屋顶一样被浇了个透。父亲又拆了屋顶，在南面加了个“矮人”搭起一个坡度，这是父亲盖的第一间瓦房。

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两年盖两间房，六七年时间硬是建起了一院青瓦房，这是父亲第三次建房。拆了土掌房建厢房的那年，离村子最近的瓦场，大约有五六公里的路程，去瓦场全是下坡，背瓦回

家时又全是上坡。靠人力搬运那些做得又大又厚的瓦，每天最多搬运两趟，每趟最多能背三十来片。父亲和母亲每天都是天不亮出发，赶在正午前背一趟回家。我仅跟着父母背过一趟，小竹篮里那五片板瓦的沉重，至今都还记得。厢房盖了两层，下层做畜厩，上层装修了住人。装修门窗板壁的活计是父亲两个工日换一个工日请村里一个木匠叔叔做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家里养了猪牛羊，也有了有门有窗的居室。接着建盖的耳房，用的是自家山上批伐的木材，瓦用的是自家新建瓦场烧的瓦，瓦场距离我家约两公里，烧出来的瓦比厢房的瓦小许多也薄许多。背石头砌石脚，伐木材打木架，春土墙背瓦片，除了穿梁架斗的木活，全是父亲母亲亲身付出的血汗。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买了瓦备足了砌石脚用的石材，准备盖三间正房，为我撑起定海神针般的顶梁柱。因为我去读了师范，父亲的计划在往后推了四年。

师范毕业前最后一学期的寒假，我

回到家里的头一天，正房竖柱大喜，低矮的茅屋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假期里，我亲眼看着父母仅仅换了工请了九个工日，一板板夯筑完土墙，一根根抬回半干的沾满松油的椽子，一片片青瓦被搬上屋。算是力所能及参与的我，用坏了父亲一直整齐放在抽屉里舍不得用，建筑公司给他发放的五副帆布手套，两根椽子扛在肩上的生疼还像松明油一样一直粘在心里。盖好房子后的一两年里，捞沙背沙、打石背石，父亲一点一滴打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拦沿坎一块块支起来的五面石，楼面用的一块块木板，还有墙上的粗泥细泥和石灰，无不出自父亲的双手。

出生在缺吃少穿缺血少药的年代，父亲却一直透支体力心血，用不到十年的时间背出了一个像样的人生，燕子衔泥般筑起自家伟业。

每忆心曲，我甚至很难把那些想起来都沉重的担子与父亲瘦小的身材联系在一起。

□ 李文开

听说南涧有个鲇背之年的老爷爷，用心守护着一片森林。夏末秋初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南涧县城出发去南涧镇文启村巴洒拉去探访这位高龄老人。

车辆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大约半个小时，当车开过一个小山梁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松林。随着车辆前行，又陆续看到了松林下面的那片果园，梨、桃子、李子、苹果……果木种类很多。果园里还有一院土坯房。

慢慢靠近土坯房，看到房门口站着一位老爷爷，穿着一套蓝色的老年中山装，面容和蔼慈祥带着微微的笑，期待的眼光等待着“客人”到达。

这位鲇背之年的老爷爷叫李光白，生于1937年11月，中共党员，云南省南涧县南涧镇文启村村委会巴洒拉村人，曾担任过教师、南涧公社革委会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多次被评为“好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等。

“四大爹快满九十岁了，但他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艰苦朴素的本色，一直在辛勤劳动，默默奉献。”老爷爷的侄儿、小湾东镇水利站站长李成文说：“最感人的事迹是他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如今生机勃勃的绿色山林，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保护好巴洒拉自然村人畜饮水的水源。”

别人60多岁时选择退休，老爷爷却选择“创业”。当初他看到自己村庄后面的山梁都是光秃秃的，越来越荒芜，水也越来越少，生态如此恶化，与童年时的故乡相比，心里说不出的痛。2001年时，

他65岁，经过多方思索，他毅然决定将家乡的那片500多亩的荒山承包下来，在人们不可理解的议论声中在荒山上种植松树、果树。

不管人们怎么说，老爷爷还是执拗地约上自己的老伴，带上锄头、粪箕、砍刀等劳动工具，到那片荒山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块，搭建了一个窝棚。紧接着，就开始封山育林、种植果树。年复一年，老爷爷从来不闲着，而且越老越“奔波”。后来老爷爷把窝棚改造成土坯房，尽管现在他们家已住上大房子，但平时他们还是喜欢在生产用的土坯房里休闲和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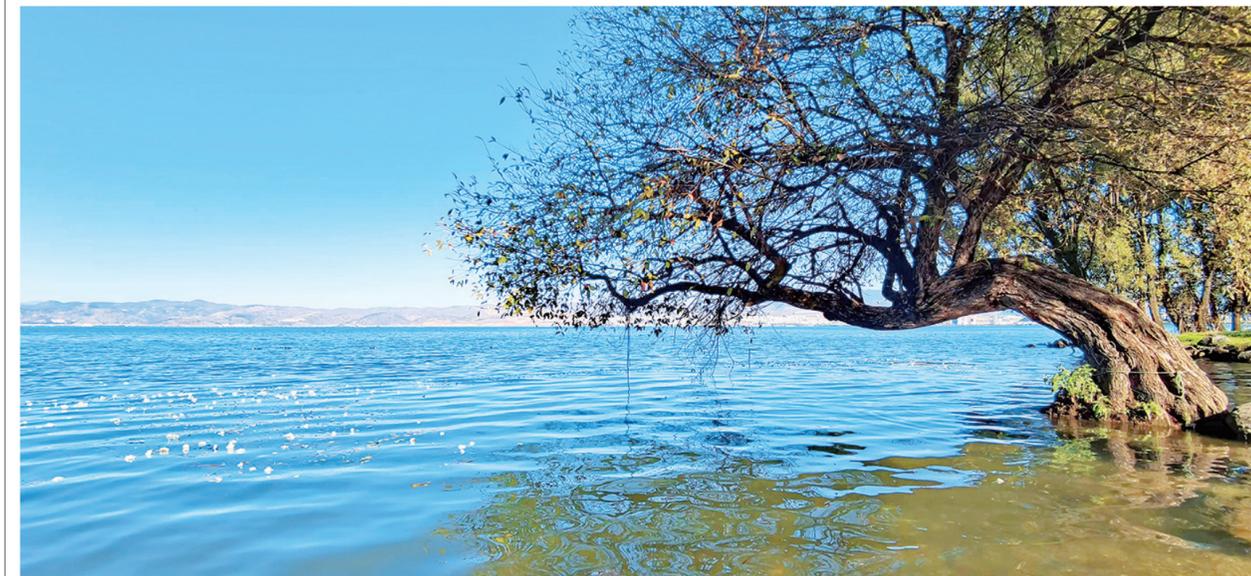
23年来，500多亩荒山全都绿了起来，其中300多亩云南松郁郁葱葱，100多亩优质水果，其余地块成了草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明显。

就因为这位老爷爷的坚持，让巴洒拉村因他逐步实现生态振兴，他成为生态文明的护航者；是这位老爷爷的奉献，让巴洒拉村人在连续大旱之年依然有水喝，他成为水源点的守护者；是这位老爷爷的付出，把山上的野生动物引了回来，他成为野生动物的陪护者。

他是哀牢山淳朴善良的一位老人，能够用夕阳余热发挥光芒的老人。他，一生胸怀坦荡，淡泊名利，总是想着后人留下点什么，帮村里做点什么，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不贪图别的，只为那一片绿。

快九十岁的老爷爷，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而如今，老爷爷和老奶奶仍然在巴洒拉幸福地生活着。

大理美



# 洱海冬韵

11月14日，晴空万里，洱海景色宜人。进入冬季，洱海水天一色，暖阳下，碧水浮花，候鸟踏波，水清景美，沿洱海生态廊道，可以尽情领略洱海冬日的静美与灵动。

[本报记者 夏传武 摄]

# 《南诏铁柱祭祀文化历史流变研究》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尹晓)近日，李响晓的《南诏铁柱祭祀文化历史流变研究》一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从南诏铁柱立柱的传说入手，分南诏铁柱矗立地域环境及其祭祀文化传播情况考、立柱诸说流变考、祭祀文化传播路径流变、祭祀文化流变内涵、铁柱

庙建筑格局与保护管理五个章节，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梳理历史文献和民间关于祭祀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流变现象和流变原因，对唐代至当代南诏铁柱祭祀文化流变现象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为千年祭柱歌民俗文化传播提供了翔实的系统性资料。

# 鹤庆杨宝贵被吸纳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本报讯(通讯员 韩海城)近日，中国小说学会官方网站公布了2024年入会会员名单(第一批)，鹤庆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宝贵被吸纳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中国小说学会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国家一级学会。据了解，杨宝贵是鹤庆县第一个加入中国小说学会的本土作家。

杨宝贵自幼酷爱文学，长期笔耕不

辍，至今已在《十月》《云南日报》《读者报》《春城晚报》《都市时报》《大理文化》《壹读》《长江诗歌》《诗词世界》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50多万字，曾荣获十月杂志情诗赛入围奖、网易故事大赛最具潜力奖。有作品入选《中国优秀诗歌精品集》(80后)文学作品集》《让灵魂跳舞》等文学选本，著有个人诗集《与一座城一起醒来》《做一个离阳光越来越远的人》。